

# 中國的舒曼

## 陳田鶴傳奇

(上)

● 康僑

### 被譽為中國的舒曼

陳田鶴(一九一——一九五五)，音樂教育家，傑出的作曲家，曾任福建、武漢音專教授、國立音樂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桃李滿天下。為我國著名作曲家黃自(一九〇四——一九三八)四大弟子之一，

亦為黃自藝術歌曲的傳人，譜有藝術歌曲約百餘首，收集成冊的有「回憶集」、「創聲集」、「陳田鶴歌曲選集」等。國人譽黃自為中國的莫札特(Mozart)，名聲樂家胡然則指陳田鶴為中國的舒曼(Schuman)，指他以舒曼的西洋技法，譜出許多首中國歌曲。

陳田鶴，浙江永嘉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日生於永嘉一個商店內，其父為這家商店的店員，收入微薄，不足以養家，

其母亦患有肺病，需要療養，不得已把他送到外祖父家撫養，取名陳啟東，小名阿東。其父雖係一名店員，但愛好讀書吟詩，家中也略有藏書，受父親影響，幼小的阿東也吟誦詩詞。他的外祖父薄有房產，靠出租過活，自舅舅早殤後，外祖父把全部的愛移到長外孫阿東的身上。

民國成立以後，江浙地區發展迅速，一九二〇年後，江浙銀行如雨後春筍紛紛設立，溫州設立了許多錢莊，成了大銀行的分支機構，阿東的父親在錢莊工作，收入遂告增加，生活穩定，其母又添了一弟一妹，由於生育關係，健康日衰，又忙於照顧弟妹，對他疏於過問，阿東伴著寡言的外祖父，也養成沉默寡言的性格，便獨自走上街頭聽戲，昆曲、越劇都引起他濃厚的興趣。六歲時聽道士吹奏法事音樂而

一夜忘歸，沉醉在九音鑼的聲音之中，家人找不到他，急得如熱鍋螞蟻，其母一急更病得起不了床。九歲時，其母逝世，他和弟妹成了孤兒，不久，其父續絃，繼母又連生三妹，對他們兄妹更無心照顧，其第十七歲時夭折，妹妹長大後，婚姻也不幸福。

### 小學時代嚮往音樂

外祖父先把阿東送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革命成功後，永嘉縣境成立新制小學，小學裡有歌唱課，是阿東最嚮往的，磨著外祖父把他轉入正規小學，一九二五年，阿東高小畢業，由於阿東成績優秀，外祖父與父親經再三考慮，不敢奢望送到大學，但家節衣縮食供他中學畢業，還是可以辦到的，何況今後在銀行做事也需要

文憑了。於是阿東又到溫州第十中學讀書。他猛然感到自己的身世非自己改變不可了，就立志有計劃有系統地讀書。在校長金嶸軒、金作鏞（曾留學日本）影響下他學習日文。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消息傳到永嘉，學生們磨拳擦掌，都想當個戎馬書生，於是他跑到北伐軍第十七路軍第五師政治部做了一段時期的准尉司書。一九二七年，他在故鄉第一次聽到鋼琴演奏，像沖洗似的感到乾淨、發光，從此立志學習音樂，但家人認為音樂是一種無用的東西，極力反對，但他不為所動。

「五四」運動啟動新文化運動，阿東受到感染，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永嘉隨國畫老師習山水。此時，青年學人才甘出頭的繆天瑞在溫州創辦了一所藝術專科學校，自任校長，阿東考進該校，先學圖畫，後來轉入音樂科，如魚得水，求知欲望強烈，他沒錢買鋼琴，用紙板自繪琴鍵，練習彈奏。有錢即買音樂書籍發憤研讀，並把一些外國譯詩配上曲調，練習作曲。

### 上海習樂改名田鶴

一年後，溫州藝專因經費不足停辦，

阿東輟學在家，自修音樂理論，並習日文、英文，廣泛閱讀，試向報刊投稿，略有所成。又一年後，他決定赴上海習音樂，家裡供不起學費，父親悲嘆，後母白眼。最後還是由外祖父及父親籌了一筆錢，給他作赴上海的旅費，但零用及到上海後的生活費仍是毫無著落。

一九二九年夏，阿東乘小火輪耗時三天到了上海，打零工為生，八月，插班考進上海私立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在系上他認識了同學小李。不久，轉考入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兩人商量改個名字入學，阿東學過日語，一向喜歡田鶴這個日本姓，遂改陳啟東為陳田鶴，從此就叫陳田鶴了。

國立上海音專名譽校長為蔡元培，實際負責校務的為音樂博士蕭友梅、陳田鶴專攻理論作曲，受教於蕭友梅及黃自，深受器重，因家貧繳不起學費，蕭友梅特准他做個旁聽生，在校擔任抄寫樂譜、講義和英、日文翻譯，蕭友梅校長還把他介紹給商務印書館，抄寫樂譜增加收入。不但靠此養活自己，還要寄錢給父親貼補家計，可說是過著半飢半飽，半工半讀的生活。

### 身在茅廬心懷天下

陳田鶴在校常到圖書館借書，因而認識了管圖書的老師廖輔叔，因年齡相近，遂成好友，一次廖輔叔到陳田鶴的亭子間看望他，只見陳田鶴宿舍是間「勾股弦」式的三角形亭子間。擺著一張床，一張小桌子和木凳占滿了全部空間，牆上掛著一張從雜誌上裁下來的貝多芬畫像，上面是他題的貝多芬的格言：「我所關心的是人類痛苦的解救，其它都是餘事。」廖輔叔暗暗想，這可是身在茅廬，心懷天下的抱負啊！

廖輔叔的哥哥廖青主是音樂家，嫂嫂華麗絲是德國人，廖輔叔把陳田鶴的習作帶回家交給兄嫂，華麗絲立即在鋼琴上反復試彈了幾次，邊彈邊說：「不錯呀，有出息，這個和聲不是一般的用法，很有點獨出心裁的地方，這樣有才華的學生可不多啊！請他到家裡玩玩吧。」陳田鶴考進音專是作為作曲系的選科生。選科生要學鋼琴，必須另外再交一份學費，廿五塊大洋的學費是夠他好幾個月的伙食的。於是華麗絲自告奮勇給他上鋼琴課，同時廖青主也對他的作品給予一些原則性的指點。

陳田鶴練琴也是打游擊式的，還因此挨過享受合法練琴權利的同學的一頓拳頭。

理論作曲專業由黃自直接教導，系統地教導學生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創作實踐，是一位學識豐富，善於深入淺出地引導、啟發同學前進的好老師。

黃自要求學生要多聽（聽音樂會）、多看（分析研究作品）、多寫（創作實踐），不要紙上談兵。為了學習配器方法，黃自還介紹陳田鶴和另一學生江定仙去聽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排練，他倆總是帶著小總譜去福州路菜場樓上，坐在指揮梅柏器指定的地方，聽了一個音樂季度的排練，他們受益非淺。

### 音樂寫出坎坷人生

一九三二年，他開始在「學藝」雜誌上發表歌曲，「誰伴明窗獨坐」、「春歸何處」、「良夜」都是初期的作品。

誰伴明窗獨坐？

我共影兒兩個，

燈盞欲眠時，

影也把人拋躲。

無那！無那！

好個淒惶的我！

當他看到向鎬寫的這首宋詞一下子就發生了共鳴，馬上譜了曲子，它反映了一種內在的孤獨。他苦苦地咀嚼著自己心靈上創傷的體驗，他的《米色白》等作品也是回憶了自己的苦澀童年寫出來的，它反映了他本人的坎坷艱辛的人生經歷。他用音樂寫出了自己在孤兒生活環境下的體驗和感受，以寄托自己的孤獨的悲哀。陳田鶴還把黃庭堅的「清平樂」譜成曲調，這首詞甚具現代派色彩，表現了人們熱愛春天及惜春的失意和惆悵。他重點在和聲上下了工夫，他把傳統和聲體系的功能傾向性緩和了，強調和聲的弱進行，使之更接近中國風格，探求旋律源於和聲的規律。

一九三一年秋，日軍製造瀋陽「九一八」事變，震驚全世界，陳田鶴和音專的愛國師生們氣憤填膺，馬上創作愛國歌曲，也到大街上去募捐，支援前線。黃自親帶他的四大弟子賀綠汀、江定仙、陳田鶴、劉雪庵到浦東宣傳抗日，他們提著竹筒，挨家挨戶勸獻。

一九三二年一月，陳田鶴輟學回到永嘉，在家自修，和好友陳慶之（筆名陳跡）為本地的「蔥蘢晨報」編輯副刊的詩刊「山雨」，取「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詩意，意即將進接大時代的到來。「一二八」淞滬戰役，更使他看清了帝國主義的真相。這年暑假過後，他回到上海，但非為復學，而是找工作。此後兩年他在兩江女子體育學校任音樂教員，同時在上海音專聽課。

### 為徐志摩山中譜曲

一九三四年，陳田鶴把徐志摩的詩「山中」寫成曲譜，「山中」是徐志摩於一九三一年寫的，那時徐志摩的精神戀侶林徽因正在北京香山療養肺病，這詩是獻給林徽因的：

別丟掉  
這一把過往的熱情  
現在流水似的，  
輕輕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嘆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持着那真！

一樣是明月  
一樣是隔山燈火  
滿天的星，  
只使人不見，

夢似的拉起  
你向黑夜中要回  
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著

有那回音！  
別丟掉

廳院是一片靜，  
聽市謠圍抱；  
織成一地松影，  
看當頭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靜。

我想攀附有色，  
化一陣清風，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動；

吹下一針新碧，  
掉在你窗前；  
輕柔如同嘆息，  
不驚你安眠！

陳田鶴喜歡感情真摯的詩，他認為「山中」是心靈的傾訴，所以他為這詩譜了曲。他根據詩意對旋律的發展靈活處理，

捕捉詩人瞬間細微的意識和心靈活動的閃現，不死守洋教條。這首曲譜極為成功，音樂界一致讚許，成了他早期曲作的代表作。

### 兒童歌曲寓意深刻

一九三四年，法國俄籍著名作曲家齊爾品(Draf A. Tereponin)來華訪問，徵求中國風味的鋼琴曲，陳田鶴所寫的「序曲」榮獲二等獎。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陳田鶴寫了大量的兒童歌曲，藉曲子向兒童灌輸愛國、民主、愛勞動和愛科學等事項。

他的老師黃自認為一個國家音樂事業的發展，光靠音樂學校是不夠的，還需要提高大眾的音樂水平，所以黃自常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做社會音樂教育工作。一九三三年，黃自和應尚能、張玉珍、韋瀚章為中學音樂教育編了一套《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陳田鶴的一首為古詩譜的《採桑曲》也收進去了。

這兩年陳田鶴寫的兒童歌曲有《小鱷魚》，詞是趙元任譯自《艾麗絲漫遊仙境》。《採蓮謠》(韋瀚章詞)，是用五聲音階寫作的歌曲。

陳田鶴作的兒歌，基調是天真而健康的，但每一首各有特色，有的活潑而富朝氣，有的頑皮可愛，有的充滿自強向上的精神。他的作品「米色白」，更表現了兒童懂得幫大人分擔憂愁的農家孩子的勤勞樸實的性格。在童趣方面，他的兒童歌曲不乏深刻的寓意和教育意義。如「晨歌」教育孩子們早起莫偷懶，今天的事情今天幹，「樵歌」鼓勵孩子們面對波濤要安定，莫心焦，撐篙莫放鬆，成功的彼岸就要平安到達；「好國民」要孩子們鍛煉身體，生氣勃勃，莫做東亞病夫。值得一提的，他的兒童歌曲的曲調不僅符合孩子們的心理情感和性格特點，而且，由於曲調通常只在一個八度左右的音域內運動，因此也十分符合孩子們的生理特點。陳田鶴也十分重視兒童歌曲的童謠化。他並不是找些童謠來簡單地套用，而是抓住童謠，民間兒童和小兒繞口令的那種童心感來創作出新的兒童歌曲。

一九三四年二月，他的老師黃自介紹他到武昌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作曲理論，他的教學非常認真，他的學生作曲家陸華柏說：「他常常很嚴格地批評；有時因為我想的曲調不足以表達詩的情趣，或者是我

寫的伴奏音型沒有意義，他一次一次表示，『還要不得』，我便只好再拿回來慘淡經營。有時他興之所致地稍稍為我改動一二處，每每增色不少。」

一九三六年，陳田鶴回到上海，蕭友梅校長同意他再回上海音專學習，從此再投入緊張的學習生活。同時由中華書局出版他的歌曲集「回憶集」，共收入八首歌曲，只出版幾百本，「回憶」「心花」是老友廖輔叔作詞，鼓勵陳田鶴從失戀中振作起來。拿到紫色封皮的歌集時，田鶴青年又驚喜，陳田鶴看了一遍，又默默地哼唱了一遍曲調，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小聲對自己說：「這個集子可以算是音樂專科學校畢業的學士論文了。」

這年夏天，蕭友梅校長在音專講演，特地提到江定仙、陳田鶴的名字，把兩位分別介紹到陝西省教育廳和山東省立劇院參加工作。

### 山東劇院邂逅妻子

同年八月，陳田鶴在蕭友梅介紹下來到山東劇院，在這裡他結識了他的妻子陳宗娥，也認識了本名李雲鶴的毛澤東之妻

江青，種下他在文革期間被整死的禍因。

山東劇院成立於一九二九年，由趙太侅當院長，陳宗娥是天津人，十七歲考進全是公費的山東省實驗劇院，是院中僅有的三位女生之一，另兩位是王墨琴及李雲鶴，全院僅廿八名學生，學生學習紀律甚嚴，不聽教導立即勸令退學。陳田鶴在院裡教音樂，由於和學生年齡相仿，很快的即打成一片，和陳宗娥更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暇時，兩人經常在大明湖畔攜手談心。可惜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震碎了兩人的戀夢，戰火動盪，強行分離了一對戀人，國難當頭，何以為家？只好各奔他方。為此，陳田鶴自寫了一首「懷念曲」，表達自己的心情：

曾記得星光下，並肩默坐，  
細認那燦爛的仙女星座。  
如今我獨自佇立繁星下，  
懷念著往日的故人似夢幻，  
惹起了內心的惆悵與悲嘆！

風兒吹著林梢，  
月兒照著四野，  
天上的嫦娥長安好，  
嘆人間良辰歡敘總難常！  
曾記得靜夜裡攜手偕行，

同著那湖畔的漁火星星。

如今我獨自佇立高崗上，  
懷念著往日的故人似夢幻，  
惹起了內心的惆悵與悲嘆！

### 寫抗戰歌曲「巷戰歌」

從此，陳田鶴投入了抗戰，他和劉雪庵、廖輔叔在上海組成「中國作曲者協會」，推動抗戰歌曲寫作。他所寫的「巷戰歌」，是最成功的抗戰歌曲之一：

腳尖落地，  
輕輕呼吸，  
緊握著武器，  
掩藏著身體，  
從黑暗的深巷，  
從荒涼的墓地，  
從破舊的窗兒，  
從高聳的屋脊，  
我們爬行，  
我們偃息，  
我們靜聽敵人的足音，  
我們防禦敵人的偷襲。  
看吧，國土搶去了三分之一，  
聽吧，槍炮震破了天和地，  
千萬人炸成肉泥，

千萬人做了奴隸

誰無父母？

誰無兒妻？

昨夜一堂共歡笑，

今朝生死各東西，

這是血海的冤仇，

報復責任在自己，

我們要以猛烈的巷戰，

爭取大上海的勝利！

這是一首極富戰鬥色彩的歌、「八一三戰役」後，在軍中及社會大眾中流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以後，他又寫了「製寒衣」及「桃花源」兩曲。

一九三八年五月，他的恩師黃自因傷寒逝世，年僅卅四歲。他十分悲痛，含淚譜曲寫了「悼念吾宗師」由風琴伴奏的合唱曲。

一九三九年一月，陳田鶴脫離了敵人佔領下的上海淪陷區，繞道香港、海防、昆明奔赴重慶。他先在重慶教育部「音樂人員訓練班」任和聲教員，以後又在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的音樂刊物「樂風」編輯部中做了一段時間的委任編輯。

一九三九年春，當代國際知名的科學家、教育家、作家顧毓秀（筆名一樵）將

他的歷史劇《荊軻》交應尚能譜曲，由陳田鶴配器。應尚能是他的老師，配曲的旋律很美，為老師配器是應該的，他在幽暗的油燈下，獨寫配器，日夜不輟，這個本子收在一九四〇年商務出版的「顧毓秀戲劇選」中。

### 與戀人烽火裡重逢

陳宗娥離開濟南以後，奉老父逃難到武漢，考進湖北省非常時期宣傳委員會第一巡迴宣傳隊，受訓兩週即到鄂東演出。

後來，陳宗娥又考上教育部巡迴戲劇教育隊，先到洛陽，後到湖中服務，途中她受過傷，生過病，幾瀕病危，所幸吉人天相，均告痊癒。後來接到父親的信，要她奉父入川尋找五姐，她只好伴父入川。一九三九年秋，她在重慶街頭邂逅陳田鶴，戀人烽火裡重逢，喜不自勝。在陳田鶴的導引下，陳宗娥進入社會教育團民眾教育館工作。一九四一年夏，經過六年愛情長跑，這對戀人卒告結成秦晉之好。

一九三九年五月，陳田鶴認識了有江南才子之稱的盧前，盧前係應教育部之邀到音樂師資訓練班教授宋元詞曲，陳田鶴教曲譜，兩人同住一個宿舍，便主動邀盧

前寫歌詞，由他譜曲，清唱劇「河梁話別」即由兩人合作完成。

清唱劇並非真正的戲劇，無需粉墨登場，有故事、有角色、有對話、有穿插，為代言，為徒歌。這種體裁在中國原是沒有的，與宋代賺詞、金諸宮調略近，與元明散曲也相類似。

盧前屢次想試作只是找不到題材，一天夜晚他讀《漢書·蘇武傳》，感念當日蘇武的英勇不屈，奮筆疾書，十天寫成歌詞，題名為「河梁話別」。

音樂訓練班結束，盧前應邀出任福建音專校長。陳田鶴先完成了「出使」一章，刊登雜誌，風行海內。各地音樂會往往採用、排練，聽眾往往提出希望早日能觀到全劇。一九四四年在酷熱的青木關山上，陳田鶴於長夏九十日，離群索居於山中，盡其在我地讓內在的靈感結晶昇華，廢寢忘食，才將它寫完，作品完成距盧前寫歌詞時已過了四、五載。

作品完成後，盧前大喜過望，每每有音樂會，他總略帶醉意地問，有沒有「河梁話別」，陳田鶴也把它視為自己大型作品的代表作。

該劇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演出過，魏啟

賢先生擔任蘇武，據他說，李陵《話別》的唱段寫得好，三重唱《勸降》、合唱《貝加爾湖上的雪》也很不錯。

至於台灣方面，該劇初次是由台北電訊合唱團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於台北社教館演出，劇中人分別由男中音張清深擔任蘇武，男高音黃夢佳飾李陵，男低音張偉棟為單于，男低音陳澤民唱衛律。

一九八八年四月卅日，台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合唱團假台北市立社教館文化活動中心再次演出了《河梁話別》，蘇武男中音劉明德、李陵男高音陳志仁、單于男低音莊頌德、衛律男低音曾朝滿。

中國的詩詞與吟哦調原是一體的，到了近代竟與音樂分了家，陳田鶴很不以為然，一九四四年，他選擇秦觀的「江城子」譜上曲調。

這時，他在任教的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加入國民黨，原想去改造國民黨，結果事與願違，他在國民黨辦理登記時，未再登記，從此脫離了國民黨。

音樂院學生對學術研究熱情很高，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相繼成立了「山歌社」、「中國音樂社」、「黃鐘社」等社團。其中山歌社是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

頗為重要的學生音樂團體之一。他們提出「以集體學習方式來搜集整理民間音樂，介紹西洋進步音樂（包括技術及批評的理論），普及音樂教育提高音樂水準，以達到建立民族音樂的目的」的宗旨。山歌社的學生有後來成為音樂界骨幹的謝功成、嚴良堃、王震亞、盛禮洪、潘名揮、黎英海等人。

一九四八年山歌社出了一本《山歌集》，由江定仙教授為之寫序。

### 全力投入音樂教學

國立音樂學院一九四六年在南京復校，陳田鶴擔負了許多行政工作，課程設置、計畫訂定、聘教授、看教材，花了他很多精力，但學生卻不好好的學習，參與示威，在佈告欄內點他的名，使他非常苦惱，但也無法可想。他的妻子陳宗娥在常州靈官廟幼年班教書，教的全是孤兒，她為他們排演「苦兒流浪記」，鼓勵他們向上。四十年，這批學生在北京為她舉行「尊師會」，表達深沉的感謝，歸來後，她寫道：

無人問津。

在鬧市角落裡，

扶杖而立，

連自己都忘了自己！！！

聽得熙攘的人流中，

有人喚我了，

設想我是多麼驚喜！

四十多年了，

我舉著一盞

時明時暗的生命之燈，

命途多舛，

歷盡世間艱辛。

今天我驚魂甫定地

坐在熟悉的人們當中，

心頭是這樣的踏實、慰藉！

也喚起我不少

往日的回憶！

有句名人名言：

「人生唯友誼」。

這番團聚驅散了我

一些孤獨、憂鬱！

為我平添上「希望」的一筆！

給予我的是：樂觀、遠觀和生趣！

增添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氣！活力！（

我像是一片枯葉，  
被捲到衰草裡，

未完待續